



去酒添茶的关系

◎林小森

与友人相聚后，回家的路上，老杨抛出疑问：“以前请朋友吃饭，一年中用掉的酒是现在的好几倍，如今怎么大家宁可斟茶，也不斟酒了？”

林慧想了想，回答：“去酒添茶，双方都轻松。你没觉得这几年，连咱俩也朝着‘去酒添茶’的方向发展了？”

这一说，老杨有点恍然大悟。年轻时，老杨出差回家，林慧都会去接机，而她，也会在第一时间收到老杨的礼物：香水、珠宝、大牌包、各种昂贵的骨瓷咖啡杯，以及动辄上万元的风衣和大衣。两口子每年都要在结婚纪念日请亲友吃饭，并带着儿子一起拍艺术照。家里的艺术照有中式的、西式的，洋溢着丝竹韵律的，摇滚金属风的，古风盎然的，未来科技感的。老杨乐意疯，林慧只好打配合，尽管她在事业单位工作，同事没有用香水的，那些耀眼的珠宝，那些连plus手机都放不进去的迷你名牌包，出镜概率同样很小。最要命的是，儿子逐渐长大，对他们每年年底就要化妆拍照的“定点行动”表示不耐烦，儿子宣布：“你们拍艺术照不要捎上我了，你们少吵架，少冷战，我就很满意了。”

说完，儿子蹬车出门找小伙伴踢球去了，留下老杨与林慧面面相觑。原来，他们给儿子留下的印象是这样的——他们热辣又虚荣，矫饰又造作，表达感情用力过猛，透着一股“感动自己”的高调劲儿。没错，如果有一种感情像53度的烈酒，那么，饮下它，一定会留下宿醉的印记——若想长时间保持高烈度的感情，双方就会太贴近，一言不合就会感觉被冒犯。那些年，林慧与老杨，好起来蜜里调油，闹起矛盾也火药味十足，这种感情上的颠簸，也不能给儿子充分的安全感吧。

汲取了经验教训，林慧与老杨的关系慢慢变平和了，孩子逐渐在长大，双方父母都过了70岁，也到了需要储备养老资金的时候，林慧与老杨的消费也变得理性；老杨出差回来，会给林慧带文创帆布包，带保湿面霜，带一双跑步很轻盈的跑鞋，反正，都是她明天就用得上、也会用很久的东西；拍艺术照的钱省下来，带着双方父母外出旅行，趁他们还走得动。这几年，林慧见缝插针，带着公公婆婆、爸爸妈妈这四位老党员，春天去井冈山看杜鹃花，秋天去延安摘柿子，冬天去故宫和天安门看雪景、看升旗，还专门去瞻仰了毛主席，释放了他们这一代人朴素的情感……他们逐渐看到对方还没有说出口的需求，一声不吭地去“打替补”。

林慧与老杨都意识到，像酒一样的感情注定是一过性的，有强烈的幻梦感，而像茶一样平淡冲和的感情，才能一泡又一泡，每一泡的滋味都不同。



潮汐树

◎宋从勇

在物品中感知生活的美好

◎尹画

松浦弥太郎被誉为“全日本最懂生活的男人”。我买了他的《日日100》。这本书记录了他与100件物品之间的故事。村上开新堂的饼干、彩虹色铅笔、抱膝小精灵、法兰克的鞋……书中的物品包含吃的、穿的、用的、玩的。有高价的奢侈品，也有便宜的二手物品；有长辈留下的遗物，也有朋友赠送的或是自己淘来的。假若要提取一个公因式，那就是——它们都是松浦弥太郎喜欢的。

我很惊讶松浦弥太郎能细致地讲出他与每一件物品之间的故事，仿佛那100件物品都是有血有肉的。这让我同时觉得羞愧，感到自己的日子过得粗糙而潦草。环顾自己的家，并没有多少值得记录下来的物品。因为没有投入感情，我与大部分物品间的关系是疏离的，碰撞不出温暖的火花。

《日日100》给了我启迪，让我觉得关注身边物品其实是一件有意义的事。它是怎么进入了我的生活？又和我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？

我是一个笔记本控，熟识的朋友都知道我有这个癖好。有年春天，闺蜜自美国归来送给我一份惊喜：一本爱尔兰Paperblanks的笔记本。华丽的封面，典雅的图案，充满了异域风情；内页采用的是可保存200年不变质的无酸纸，而且每本笔记本都拥有独一无二的ISBN号码。闺蜜说，Paperblanks每个系列都有一个故事，我这本封面图案是她特地为我挑选的一条美人鱼，右手抱着一条大鱼，左手抱一条小鱼。闺蜜知晓我老公的雅号就叫鱼，这真是一本送到我心坎上的礼物。

印象派画家中，我偏爱埃德加·德加。2016年秋天，我在上海观看了德加的中国首展。逛完后，我在展览馆商铺里买了一块德加果蔬板。它的材质非常特别，看上去像是玻璃，实际上却不是玻璃，掉在地上也摔不坏。而板上的画作，是德加赛马主题的作品。这块板被我专门用来切蔬菜和水果。听菜刀触碰到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，烟火厨房

瞬间变得艺术起来。这让我明白，即使一个小小的物品，也会有着照亮心情的功效。

我喜欢鹿，也爱收藏鹿造型的物件。有天晚上，发现床头柜上多了只鹿，白色鹿带褐色的斑点，捏捏肚子，还会咕咕叫。“它叫‘苏菲小鹿’”，老公告诉我他和同事想凑份买礼物送给公司里的新手妈妈，上网找寻时打开一个界面看见是只鹿，他二话不说就让同事下了单。

后来我上网搜索，没想到“苏菲小鹿”竟是婴儿的磨牙牙胶，贝克汉姆家的小七小时候就喜欢咬这个磨牙小鹿。老公竟然给中年的我送了个婴儿玩具，引来我一阵狂笑。不过笑完之后，觉得应该好好宠爱这只鹿，因为它是一件爱的礼物。

《日日100》让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在经济能力许可的范围内，对所买东西要有要求，宁缺毋滥。这是一种认真生活的态度。你爱物品，物品才会反馈给你温情，而我们的心灵，也因此会变得细腻丰富，感知到生活中更多的美好。



他没有机会成为中年人了

◎朱洪涛

我买了一辆新车，不敢开，于是找唐老师陪练。唐老师善心善意，我们就在学校旁的环湖路练开了。这条路人迹罕至，实在是练车的好地方，但人算不如天算，稳稳当当练车呢，斜刺里杀出一女子，车开得老快，据说是接孩子。我刚买第二天的车就这样毫无悬念地被擦了。唐老师跟这名开车不眨眼的女司机据理力争，最后她全责。但我确实心疼。

我便把此事跟牛老师说了，牛老师说没事，买车都得经过这一过程。我信了。后来他也很快拿到驾照，据说学车很快，车开得很稳。于是，我就把车给他练，还是那条环湖路。牛老师开得的确很稳，坐在副驾驶的我很明显感觉到了。开了一圈多，他有事离开了。第二天，我便收到了一条交警罚款短信，说是不按标识行驶。那是2018年。从此，

我跟牛老师结下了友谊。

牛老师是一个很庄重的人，他的衣饰总给我严肃的感觉，哪怕一件休闲的短袖亦如此。严肃之外，他的生活经营得颇有情趣。他养过一只猫，养得很细致，又洗澡又梳头，又体检又手术，猫被他养得胖胖的，整天形影不离的样子。我从他那里知道了猫粮比人粮贵。

他的专业是古典文献。在我看来是一门很有趣的学问。以前，我听过古典文献的课，觉得跟那些逝去的人、事打交道是一件很笃定的事。这种抄古碑的工作考验心性，因此我常在市图书馆碰到他。那里有丰富的古籍和不太大的民国资料，我俩竟然埋头很久以后才发现，你也在？

后来交流最多的是如何应付课程。我记得上“领导艺术”这门课的时候，曾问过牛老师，此课该



如何上法。牛老师沉吟良久，俩字出口，“表演”。可惜当时没明白这话的意思，我仍然用我的方法把课程糊弄过去了。牛老师的意思其实是不必当真，他后来把他的课件与我分享，实在是解决了我不少麻烦。从此以后，我便称他牛哥，缘其亲切地道。

在我看来，牛哥是一个靠谱的人，做朋友很实诚。我回老家，超速扣分了，便立马跟牛哥分享我的经历，其实是想找一些安慰。牛哥说，这有啥，我回一趟山东，一本驾照扣完了，还扎了一个钉子。我的心态立马平衡了。

牛哥在35岁的时候离开了这个世界，他没有机会成为一个中年人了。他得了一种无法治愈的病，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。走笔至此，祭上我淡淡的悲哀，希望他在那边过得好点。